

词义形象特征的分析 在词义研究中的作用

周文德

(四川大学 中文系, 四川 成都 610064)

摘要: 准确地把握词义的形象特征, 对于认识词的本义及其特点, 整理多义词的引申系列, 系联同源词以及阅读古代文献, 都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关键词: 汉语; 词汇; 形象特征; 本义; 引申系列; 同源词

中图分类号: H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15(2003)05-0070-06

讨论词义的形象特征, 是语言学上一个较新的课题。本文拟对古汉语词义的形象特征的分析在古汉语词义研究中的作用作一些探讨。

词是语言的建筑材料, 是音与义的结合体, 它的“主要作用在于指称客观对象”[1](81页)。任何事物或现象都具有多种特征和标志。在语言产生之初, 人们用一个词去指称某事物或某现象的时候, 只能选择某一种特征或标志作为依据, 这种特征或标志一经确定(约定俗成), 便附着于词的形式——口头形式“音”, 书面形式“字形”。这种选择在一定程度上是任意的。就古代汉民族而言, 在多数情况下, 人们选择的是认识对象的某一形象特征(而非本质特征)。这是由人类思维发展过程决定的, 同时又与古代汉民族的思维习惯密切相关。

人的思维从具体到抽象的发展直接反映到语言上。人在认识某一对象时, 首先注意的是外在的具

体形象。因此, 词多是记录认识对象的形象特征; 词在反映比较抽象的对象或具体对象的属性时, 也多半要借助于具体对象的某一形象特征。古代汉民族习惯于用相应的具象使概念生动可感而有所依托。比如“蚯蚓”一词, 是选择蚯蚓曲屈而行的形象特征作为指称依据的[2]。反映“平齐”、“整齐”这种抽象意义时, 是借用吐穗的禾麦这一具体事物的形象。《说文·七上·齐部》:“齐, 禾麦吐穗上平也。”[3]

那么, 我们怎样把握古汉语词义的形象特征呢? 我们认为, 应以许慎《说文解字》为基础, 从汉字字形分析入手, 并验之以古代文献。

这是因为古代汉语以单音节词为主, 绝大多数语词在书面表达上符合一字即一词的原则, 此其一。今天我们已经无法去聆听活的有声的古代汉语语词的“音响形象”, 但可以通过记录古代汉语语词的文字(“视觉形象”)去把握其词义, 即“通过文字来认识语音”[4](47页)的概貌, 此其二。不过, 在分析字形、把握词义的形象特征的时候, 还要有古代文献材料的佐证。

收稿日期: 2002-12-20

作者简介: 周文德(1964—), 男, 四川省达州市人, 四川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副教授。

词义的形象特征必然会反映于汉字的构形上,造字要体现词义特点。传统语文学的汉字构形原则的“六书”,其基础是“画成其物,随体诘屈”之象形。“象形”是汉字最显著的特征。古汉语词义的形象特征对汉字的象形是有影响的。如“武”的形象特征是持兵戈而动其足,本义是“舞蹈”[5],故其字形在甲骨文中象下足上戈之形,是一个持戈而立的形象。又如,古人通过对“马”、“牛”、“羊”、“鹿”的观察,认识到它们在外形上具有不同的特点。马腿长,羊牛鹿的角突出。这些具体、直接的形象特点反映在字形上,就是“马”字突出长腿,牛羊鹿三字突出角。这些都是词所反映的具体对象。比较抽象的如表述“夹缝”、“间隙”的“间”。能够产生夹缝的物体太多,汉民族的祖先是通过“门开则中为际”这一具体形象来反映这个抽象概念的。《说文·十二上·门部》:“閒,隙也,从门月。”徐锴曰:“夫门夜闭,闭而见月光,是有间隙也。”段《注》:“隙谓之间。间者,门开则中为际。”[6]《庄子·养生主》:“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7]又如表述“中断”义的“绝”,是取“丝”这一具体事物“断成两截”这一形象特征来反映“中断”的概念。《说文·十三上·糸部》:“绝,断丝也。”选取的形象特征是“丝断成两截”,同时,也就表述了它的本义。《吕氏春秋·本味》:“钟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8]

二

词有本义,有引申义,在词义引申过程中,本义是词义引申演变的出发点。本义往往是通过某一具体事物的形象特征来体现的。

词是语言的基本单位,是概念的存在形式,“词也表达概念”[1](81页)。从逻辑学的角度看,概念有实体概念和属性概念的分别。以具体事物为反映对象的概念叫做实体概念。它反映的是一个或一类具体事物,因此,也可以叫做具体概念。以事物的某种属性为反映对象的概念叫属性概念,它反映的是事物的属性,因此,也可叫做抽象概念。从语言学的角度看,具体概念一般由具体名词表达,抽象概念则由抽象名词、形容词、不及物动词、数词等表达。古汉语语词在反映具体概念的词义时,是记录其形象特征;在反映抽象概念的词义时,往往要借助于与之

相关的具体事物的形象特征。这种形象特征在早期汉字形体上反映得比较明显。“在观察词义运动规律时,这些形象远比词的抽象的概括意义更为重要”[9](142页)。因为在词义运动过程中,“决定词义引申方向的往往不是这个词原始的概括词义,反而是与某个概括词义相联系的那个具体形象”[9](137页)。以“齐”为例,它后来引申出“粮食”、“调配”、“剂量”等义,这些意义的核心是“禾麦齐平”,它所依据的则是象吐穗的禾麦那样平整的形象,而非“齐”的概括的抽象意义“平齐”[9](137—138页)。

本义所记录的形象特征决定了词义的特点,在词义引申过程中,它又决定着词义引申的方向,并且“附着于词义运动的全过程,成为词义引申演变中潜在的、起主导作用的因素”[10]。这些词的引申义以本义所记录的形象特征为核心和起点,按照汉民族的思维习惯和认知心理,通过模拟、联想,朝着一定的方向引申。

因此,我们在探求词的本义和整理多义词的引申系列时,有必要细心分析并准确把握词义记录的形象特征。因为“引申义与本义有着意义上的联系,本义所具有的突出特征——主要是词的本义体现的形象特征,可以把引申义的各个义项‘一以贯之’”[11](27页)。准确地把握词义记录的形象特征,又有益于我们正确地理解词的本义及其特点以及它的运动方向。

例如“角”,《说文·四下·角部》:“角,兽角也。象形。”《玉篇·角部》:“角,兽头上骨出外也。”[12]《易·大壮》:“羝羊触藩,羸其角。”[13]甲骨文、金文的“角”字都象兽有整体之形,中间几画象纹理。“兽角”乃“角”的本义,此无疑。由本义可引申出:①动物头上像角的东西,如:触角;②形状像角的东西(不只是动物),如:菱角、皂角;③古代男孩头顶两侧留的头发(其形状象角)(《诗经·卫风·氓》:“总角之宴,言笑晏晏。”孔颖达疏:“以无簪直结其发,聚之为两角。”[14]);④岬角;⑤隅,角落,如:墙角,转弯抹角;⑥数学名词,如:直角三角形……“角”的本义和引申义是根据“外形相似”而引申演变的,引申义所指称的对象,其外形特征都“象角”,即与兽角外形相似。兽角的外形是细长而弯曲,上端较尖。这正是兽角的形象特征。古汉语语词“角”就是通过记录这一形象特征来反映兽角这一具体事物的。“角”的形象特征被固定在词义里,

并且贯穿在词义引申过程之中。

有些多义词,引申义距本义较远,有的本义已经消失,由本义派生的几个引申义之间逐渐失去联系。这种情况,我们不易将本义和引申义联系起来,不容易找到其引申的轨迹。但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其词义的形象特征,辅之以文献材料的佐证,去探寻其本义并寻找引申的轨迹。

如“管”,本义指一种竹制象笛的管乐器。《诗经·周颂·有瞽》:“既备乃奏,箫管备举。”[14]可它的常见义(属引申义)却是掌管、管理。《史记·李斯列传》:“进入秦宫,管事二十余年。”[15]可是,掌管义与竹制乐器义之间看不出有直接引申的轨迹。这里,我们只要通过分析“管”的本义所记录的形象特征,就可以找到其引申的依据和轨迹。原来,作为乐器的“管”是筒形有孔的,而“上古锁钥形状似乐器管钥,所以也叫‘管’或‘管钥’”[16](551页)。于是,“管”引申为钥匙。《左传·僖公三十二年》:“郑人使我掌其北门之管。”[17]作为竹制乐器的“管”与作为钥匙的“管”,二者具有共同的形象特征:筒状有孔,这是其锁钥义得以引申的基础。因掌握钥匙与掌握某一单位或部门有关,故“管”又引申为掌握、管理。后来钥匙不再称“管”,引申的轨迹便在此消失。又如“莽”的常见词义是草丛、卤莽、勇莽。而“草丛”与“勇莽”毫无联系,这两个义项何以系联?我们可以通过字形分析寻找该词的本义和本义所体现的形象特征。《说文·一下·艸部》:“莽,犬逐兔草中为莽。”段《注》:“犬在草中。”由犬逐兽草中这一生动可感的形象引申为草丛、草木茂盛。《楚辞·九章·怀沙》:“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18]因犬在草中逐兽穷追猛逐,无所畏惧,是勇莽的表现,故又引申为勇莽、卤莽。《庄子·则阳》:“君为政焉勿卤莽。”[7]可见,草丛和勇莽都是由“犬逐兽草丛中”这一形象引申而来的引申义,后来本义消失。

“词一般都具有概括性,而且词所概括的往往是对象的若干特征,而不是一个特征”[19](47页)。一个具体事物,其形象可以从不同方面去认识,任何事物都可能具有多个特征,词在选择某一形象特征来反映该事物时,“从什么角度选取什么样的形象特征,这受着本民族一定的心理与习惯的制约,体现出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也展示了人们对客观事物的主观评价”[10]。上文所举“角”字,英文中有

horn一词,与汉语“角”基本相当。horn的本义也指兽角,诸如牛角、羊角、鹿角。可是horn却也指“新月的钩尖”、“马鞍的鞍头”;美国俚语中,horn还指“鼻子”。汉语的“角”却没有这些意义。这说明,相同的事物,不同的民族对其形象特征的认识与把握是不尽相同的。

三

准确地把握词义所记录的形象特征,还有助于我们有效地系联同源词。按照通常的说法,同源词实指同源字,而“同源字常常是以某一概念为中心,而以语音的细微差别(或同音),表示相近或相关的几个概念”[20](3页)。这里所说的“中心”,是指同源源的各个字,有共同的中心意义。实际上,是指这些词的词义具有共同的形象特征。因此,是否有共同的形象特征,也应看作是同源词应有的条件之一。

例如,我们考察从“句”的同源字。《说文·三上·句部》:“句,曲也,凡句之属皆从句。”句有两读,一读九迂切,即章句的句;一读古侯切,与“曲”义相通,后来表曲义的句写作“钩”。此处只论述从曲义解的“句”。段《注》“胸”下云:“凡从句之字皆曲物。”同时,段氏在“句”下注云:“凡曲折之物,敛为句。凡地名有句字者,皆谓山川纡曲。”又云后人“改句曲字为钩。”段氏之话至精,一语说明了句之本义所著录的词义的形象特征——弯曲折敛,即形如钩状。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则用声系原则将从句之字依次著录,说明所有从句之字都从“句”得声。这些字绝大多数是同源字。

“鉤”,《说文·三上·句部》:“曲也,从金,从句,句亦声。”《玉篇·金部》:“鉤,铁曲也。”鉤,今写作钩。

“筍”,《说文·三上·句部》:“曲竹捕鱼筍也。”段《注》:“筍,曲竹为之,以承孔,使鱼入其中不得去者。”筍,是一种鱼器,弯脖,曲竹而为之。今四川仍有此具。

“拘”,《说文·三上·句部》:“拘,止也。从手句,句亦声。”段《注》:“手句者,以手止之也。”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拘,假借为句。”[21]《荀子·哀公》:“古之王者,有务而拘领者矣。”杨倞注:“拘与句同,曲领也。”[22]“拘”的词义特点是曲。

许慎《说文》“句”部仅收“拘”、“筍”、“钩”三个

字。这三个字都含有曲的意思，“曲”是它们的中心意义，即它们共同的形象特征。其它部中从“句”的字，也多含“曲”义。

“枸”，《说文·六上·木部》：“枸木也，可为酱，出蜀，从木句声。”枸同楸。《集韵·侯韵》：“楸，木曲枝曰楸，或省。”[23]《荀子·性恶》：“故枸木必将隐括矫然后直。”杨倞注：“枸，读为钩，曲也。”“楸”、“枸”实同一词。

“鞣”，《说文·十四上·车部》：“鞣，輶下曲者。”《左传·襄公十四年》：“射两鞣而还。”注：“鞣，车輶卷者。”“鞣”指卷屈的车輶，得名于卷曲，其词义特点当是卷曲。

“劓”，《说文·四上·刀部》：“劓，镰也。”《广韵》引《说文》：“关西呼镰为劓。”[24]段《注》：“劓亦作钩。”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云劓“亦以钩为之。”劓镰的词义特点是弯曲。

“雉(响)”，《说文·四上·隹部》：“雄雉鸣也。雷始动雉乃鸣而句(勾)其颈。”段《注》：“(雄雉)鼓其翼句(勾)其颈，皆状其鸣也。……句其颈，故字从句。”段谓“雉”训“雄雉鸣”，因雉鸣的姿势是鼓翼而曲颈，所以从句声。雉乃从曲得义。“雉”有一或体作“响”。《集韵·侯韵》：“雉，雉鸣。或作响。”《淮南子·要略》：“齐景公作路寝之台，族铸大钟，撞之庭下，郊雉皆响。”高诱注：“大钟声似雷震，雉应而响鸣也。”[25]

“翮”，《说文·四上·肉部》：“翮，羽曲也。从羽，句声。”段《注》：“凡从句者皆训曲。”翮指羽毛末端的弯曲部分。翮的词义特点应是弯曲。

“胸”，《说文·四下·肉部》：“胸，脯挺也。从肉句声。”《公羊传》何休注：“屈曰胸，申曰脰。”[26]《仪礼·士虞礼》：“主人拜送，哭复位。荐脯醢，设俎于荐东，胸在南。”郑玄注：“胸脯及干肉之屈也，屈者在南变于吉。”[27]说明胸得名于其外形弯曲，指屈曲的干肉。段《注》：“胸脯及干肉之屈也。……胸引申为凡屈曲之称。……凡从句之字皆曲物。”

“紃”，《说文·十三上·纟部》：“紃，纆绳紃也。从纟，句声。”段《注》：“紃，纠合之谓。”紃，指布缕绳索纠合在一起。纠合必屈曲，所以紃的词义特点是弯曲。

“斲”，《说文·十四上·斤部》：“斲，斫也。从斤，句声。”段《注》：“斤斧所以斫木，斲属所以斫

地。”《玉篇·斤部》：“斲，斫属。”斫地之“斲”其形状是中间向外弯曲。

“跽”，《说文·二下·足部》：“跽，天寒足跽。”段《注》：“跽，句曲不伸之意。”天冷脚抽筋作钩状故叫跽，跽特点是脚因抽筋而屈。

“耇”，《说文·八上·老部》：“老人面冻黎若垢，从老省，句声。”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当训老人背佝偻也。”佝偻，指背弯曲。

“痾(佝)”，《说文·七下·疒部》：“痾，曲脊也。”即驼背。《庄子·达生》：“见痾偻者承蜩。”成疏：“痾偻，老人曲腰之貌。”“痾”有一或体字作“佝”，《广韵·侯韵》：“佝，佝偻，短丑貌。”《集韵·遇韵》：“痾，病偻。或从人。”痾(佝)的特点是背部弯曲。

“讻”，《说文·三上·言部》：“讻从句。”《玉篇·言部》：“讻，同诟。”“讻”是“诟”的或体，耻辱也。《说文·言部》：“诟，謏诟，耻也。从言，后声。讻，诟或从句。”《楚辞·离骚》：“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诟。”遭遇耻辱者，心中有委屈而抑郁，故亦含曲义。

“鼯”，《说文·十上·鼠部》：“鼯，精鼯鼠也。从鼠，句声。”鼯是一种哺乳动物，也叫“鼯鼯”。其特征是体小，尾短，形似小鼠。吻尖细，能自由伸缩。栖息平原、沼泽、高山建筑物中。是食虫类动物，有时也吃植物的种子。一旦见人，则屈体缩身，故其形象特征当屈曲。

“敏”，《说文·三下·支部》：“敏，击也。从支，句声。读若扣。”“敏”即今之扣字，如扣篮、扣球。凡扣击必曲腕。

《说文》中未收而见于其它字书中的从“句”之字也多含曲义。例如：

“响”，《玉篇·巾部》：“响，指杳也。”《集韵·侯韵》：“射决也。”响指射箭时套在右手拇指上的扳指，用以钩弦，其状扁曲。

“衾”，《玉篇·衣部》：“衾，丧服。”《仪礼·丧服》：“凡衰，外削幅，裳，内削幅，幅三衾。”郑玄注：“衾者，谓辟两侧，空中央也。”“衾”指古代丧服两侧的折绌，即中央没有绌折，两侧有绌折的衣服。引申指卷折。《广雅·释言》：“衾，襞也。”王念孙疏证：“衾、襞，皆屈也。衾之言句也。”[28]王念孙在清儒中以“因声求义”而著称，他认为“衾”得名于“句”，“衾”的词义源开“句”的屈曲义。“衾之言句也”的

结论是精当的。

“眇”，《集韵·侯韵》：“眇，《埤苍》：目深貌。”俗言“眼睛眇进”即此。今四川方言仍保留此音此义，尤指人因病痛或哀苦使身体变得瘦削后，看上去眼窝深陷，四川方言称之为眼睛落眇。

“鮠”，《广韵·虞韵》：“鮠，鱼名。”这种鱼属鮠亚科鱼类，其体征是身体小，侧扁或呈亚圆筒形。“鮠”当得名于扁屈。

以上诸字皆从“句”声，又都有如钩之弯曲这一共同的形象特征，即有共同的中心意义，是同源字。然而，也有从句之字但并非与“钩”等同源的，如“狗”、“驹”等。这些字的字义都没有曲义，没有共同的形象特征，故与“钩”非同出一源。段玉裁“凡从句者皆训曲”、“凡从句之字皆曲物”的说法似乎武断了一些，对从“句”之字的意义应作具体分析。

所以，把握住了词义的形象特征，对我们系联同源词，是很有帮助的。

四

把握词义的形象特征还有助于我们阅读古代文献，帮助我们准确地理解古汉语词义。

人们阅读古代文献，常常苦于古汉语词义的纷繁复杂。即使借助古注和工具书，也难以弄清某个词在具体语境中的确切词义。词典中归纳的义项，只是概括的，而使用中的词，其词义非常灵活，这种“活”的词义，是任何一本详备的词典都不可能悉录尽收的。这就需要“随文释义”。如何“解”呢？多数情况下，可以以本义记录的词义的形象特征或词的某一义项体现的形象特征为依据，联系上下文意，以确切、精当地理解古汉语词义。

例如“投”，《左传·宣公十四年》：“楚子闻之，投袂而起。”《左传·哀公二年》：“太子惧，自投于车下。”《汉书·扬雄传》：“唯寂寞，自投阁。”又《外威

传》：“自投地啼泣。”[29]《新唐书·长孙无忌传》：“无忌投缳卒。”[30]这些句子中都有“投”字，各个“投”字的确切含义是什么呢？《康熙字典》“投”有七个义项[31]，《辞海》承之而稍异，也列七个义项：①抛掷，丢弃；②投入；③投奔；④投赠；⑤到，临；⑥合得来，引申为投合；⑦姓[32]。细致考察，这七个义项，没有一个能够确切地解释上引诸句中的“投”字。翻检《汉语大字典》，唯“投袂”释“挥、甩”，其余各个“投”字仍不可解[33]。

考之本义，《说文·十二上·手部》：“投，掷也。”《左传·昭公五年》：“受其书而投之。”注：“投，掷也。”《诗经·大雅·抑》：“投我以桃，报之以李。”郑笺：“投犹掷也。”据此可认为“投”的本义是投掷、抛掷，即“向一定目标扔”。“扔”的形象特征是什么呢？——一个动作使受动之物越过一定空间，由此及彼。了解了这一点，可以发现表姓氏之外的六个义项，皆由“投掷”义引申而来，而且还可发现，“投袂”、“投阁”等句中的“投”都含有共同的形象特征。根据上下文，分析各句的“投”指的是越过什么样的空间，是什么由何处至何处，便不难弄清各投字的具体词义。“投阁”就是跳楼，“投地”就是扑在地上，“投袂”即甩袖子，“自投于车下”即自己掉到车下，“投缳”即上吊（把脖子伸进缳中）。在这些具体文句中，“投”的临时意义尽管各不相同，但都是以其概括词义记录的形象特征为依据而灵活变化的。把握了形象特征，再理解它们灵活多变的临时意义，就不困难了。据此还可理解《庄子·逍遥游》“时则不至，则控于地而已矣”句中的“控”字，要注为“投也”。

综上所述，准确地把握词义的形象特征，对我们认识词的本义及其特点，整理多义词的引申系列，系联同源词以及理解古代文献词义，都是很有应用价值的。

参考文献：

- [1]李兆同，徐思益. 语言学导论[M].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
- [2]俞敏. 释蚯蚓名义兼辨胸忍二字形声[A]. 俞敏语言学论文集[C].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 [3]许慎. 说文解字[M]. 北京：中华书局，1963.
- [4](德)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 [5]陆宗达，王宁. 从“武”的本义谈因字形求本义的原则[J]. 辞书研究，1984，(5).
- [6]段玉裁. 说文解字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 [7]庄子[M]. 诸子集成[Z]. 北京:中华书局,1954.
- [8]吕氏春秋[M]. 诸子集成[Z]. 北京:中华书局,1954.
- [9]陆宗达,王宁. 训诂方法论[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 [10]宋永培,苏宝荣. 按照词义的形象特征整理引申系列[J]. 辞书研究,1987,(2).
- [11]苏宝荣,宋永培. 古汉语词义简论[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87.
- [12]顾野王. 玉篇[M]. 丛书集成[Z]. 北京:中华书局,1987.
- [13]易经[M]. 阮元. 十三经注疏[Z]. 北京:中华书局,1980.
- [14]诗经[M]. 阮元. 十三经注疏[Z]. 北京:中华书局,1980.
- [15]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82.
- [16]王力. 同源字典[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 [17]左传[M]. 阮元. 十三经注疏[Z]. 北京:中华书局,1980.
- [18]洪兴祖. 楚辞补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83.
- [19]张永言. 词汇学简论[M]. 武汉: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2.
- [20]王力. 同源字论[A]. 同源字典[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 [21]朱骏声. 说文通训定声[M]. 武汉:武汉古籍书店,1983.
- [22]荀子[M]. 诸子集成[Z]. 北京:中华书局,1954.
- [23]丁度. 集韵[M]. 北京:中国书店,1983.
- [24]陈彭年. 宋本广韵[M]. 北京:中国书店,1982.
- [25]淮南子[M]. 诸子集成[Z]. 北京:中华书局,1954.
- [26]公羊传[M]. 阮元. 十三经注疏[Z]. 北京:中华书局,1980.
- [27]仪礼[M]. 阮元. 十三经注疏[Z]. 北京:中华书局,1980.
- [28]王念孙. 广雅疏证[M]. 北京:中华书局,1983.
- [29]班固. 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62.
- [30]欧阳修,等. 新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 [31]康熙字典[M]. 北京:中华书局,1958.
- [32]辞海[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
- [33]汉语大字典[M]. 成都/武汉:四川/湖北辞书出版社,1988.

Analysis of Figurative Feature in Lexical Meaning Study

ZHOU Wen-de

(Chinese Department,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4, China)

Abstract: Correctly grasping the figurative features of words is of applied value in comprehension of their original meaning and feature, sorting out their extended system, connection of cognates and reading ancient literary works.

Key words: Chinese; word; figurative feature; original meaning; extended system; cognate

[责任编辑:李大明]